

第四章 結論

第一節 中國歷史的敘事傳統

中國是個相當重視歷史記載的民族，自遠古時代便開始設立史官，負責記錄君臣間的言行舉止與政治社會概況，即所謂的「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殷商時代的卜卦爻辭，以及周代的彝銘刻文，可說是現存最早歷史記載的文字形式，史官的工作演變至周代，則愈見其專責分工，詳述古代典章制度的《周禮·春官》一書即有記載：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 ...
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 ..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 ..御史掌邦國都鄙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¹

史官職責的日趨分工，正說明了中國對於歷史記載工作及其地位的重視，其原有之功能得到更一步的認同與強化。藉由史實的詳細記載，一般人可據以獲得所謂的歷史教訓，作為自身處世之行為借鏡；統治者得以從中吸收過去的經驗，以作為其日後施政的依據參考。而中國傳統以來史家的「實錄」撰史認知，也一直被視為呈現歷史事件與意義的首要規範，《漢書·司馬遷傳贊》即為所謂的實錄作出明確的義界：

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質，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²

在以實錄作為敘事撰史認知的的基本考量之下，敘事形式與媒介即成為能否掌握歷史的關鍵。而歷史記載主要採行的是文字書寫的形式，即便其在敘事上具有詮釋解讀的歧義性，但由於成書刊行後不得隨意更易的書寫規約，致使其敘事意義即產生出所謂「蓋棺論定」的相對穩定性，史書著作裏的歷史敘述，因此被視為歷史真實的依據來源所在。其後由於受到依循慣例之文化傳統制約，以及儒家尊崇重視經典著作之影響，這種將史書敘述等同於歷史真實的觀念認知，便普遍深植於歷代學者文人的心中。

此外，自古以來，中國尚有重視歷史教化的敘事傳統，孔子在編修《春秋》史書時，即已確立所謂春秋義法的史書編寫主旨精神，並在漢代以來歷朝官修史書長期壟斷解釋權的影響之下，官修史書敘述成了中國古代建構歷史事實的主要

¹ 《十三經注疏 3 周禮》（台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頁 401-413。

² 漢·班固：《漢書》（台北：鼎文書局，1979年）。

管道。而歷代的官修史書，也自始自終承繼著自孔子所謂「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的春秋史家筆法，以微言大義的敘事形式，著重歷史事件所呈現出的教化功能。因此，就整體而言，中國古代傳統的歷史 - 史書敘述，即是透過長期積累考證而成、用以承載意義的書寫形式 - 敘事文本，來重塑歷史事件的發展，作為歷史真實之依據，進而彰顯其內在之歷史敘事價值。

然而，中國傳統這種歷史真實之形塑建構過程，其問題在於，經由敘事文本所呈現之歷史敘述 - 史書著作，可否據以作為認知歷史事實的唯一標準依據？抑或僅需憑藉依靠外在政治權威力量之認同支持，即能獲取歷史敘述乃至歷史真實之建構合法性？無論就敘事文類所產生的釋義功能角度，或是從中國歷代正統史書之形塑過程來看，答案無疑都應當是否定的。

在本文首章第一節關於「敘事」的定義裏便曾談及，從結構語言學的角度來說，敘事所運用的規則類似於句法，有其形式上的範圍限制。因此，經由敘事形式傳達歷史事件與意義的史書著作，深受著其敘事文本形式的影響，也就是說，敘事的對象儘管相同一致，但若經由不同的敘事形式予以表達，即會產生出不同的敘事效果與文本建構。如將中國歷代經典史籍如《左傳》《史記》《漢書》《三國志》等進行分析比對，便可發現其在敘事形式上，具有以下共同的文本特徵與書寫特性：

1. 敘事時間的切割與標示：

不論是占絕大部分中國傳統史書的斷代史，還是少數橫跨數代的通史著作，均是以單一朝代作為其敘事單位。因此，在全書的敘事時間安排上，即以朝代的最初與最終紀元，作為其切割歷史敘述的起始與終點。敘事時間的清楚標示，不僅被廣泛地運用在傳統史書的編年紀事體例，即便是以人物事蹟為記載重心的紀傳體敘事，也是依照人物生平年代的發展時間，配合朝代紀元順序敘述其生涯的重要紀事。

歷史著作依照年代紀元進行敘事，自然形成敘事時間的分割，幾乎所有被記載的歷史事件，都是被置於敘事時間的架構之下，依序開展其重構式的文本敘事。

2. 敘事對象與範圍的限定：

在正統史書的敘事建構型態上，亦維持自《尚書》成書以來之傳統敘事重心，將歷史敘事的主要記載對象與範圍，限定於政治軍事之事件發展，以及具有象徵代表性之人物的傳記。其他較不知名之社會中下階人物，由於其缺乏足以啟發教化之示範功能，因而導致其在歷史敘述裏始終保持緘默與空白。

以上中國傳統史書裏敘事之時間標示分割，以及敘事對象範圍限定，即為中國歷史敘事相沿傳承的固定形態。由於歷史敘事文本型態之結構性影響，便使得其文本思想建構結果，與文類轉化演變情形，產生傳統所謂「史貴於文」的長期壟斷之影響³，以致形成傳統小說的依附史傳論述價值的文類現象。

³ 詳細之相關論述，請參閱董乃斌所著《中國古典小說的文體獨立》第三章 中國敘事文學演變軌 探 微

第二節 歷史、小說與敘事

一、敘事的詩性化

在尚未產生文字之前，人類使用結繩、壁畫等非敘述性符號來作為生活上的各項事物記錄，從這些遺留下的符號壁畫等來看，人類從最初的原始社會開始，即產生了記錄過去發生事物的「歷史」概念。其後經由文明的進步演化，表達歷史呈現過去的方式與形式，從最早的實物保存與繪畫記事，逐漸定型為文字書寫記載；由個別的私人記錄，逐漸發展為專門的專業敘述。

文本敘述早已成為歷史傳播的主要形式，再加上其傳播的媒介－語言文字「詩性化」功能的影響，歷史事實便難以藉由史家的文本敘述完整重現。著有《後設歷史》一書的後現代歷史學者 Hayden White 便曾具體指出，歷史學家與文學家、哲學家，由於同是採用語言文字作為記載、敘述、與評論的傳播媒介，均使用到文學的方式來處理原始的材料，文本意義的形塑過程經過作者主觀的想像建構，因此，歷史敘事便與文哲作品一樣，同屬具有「詩性化」的文本敘述⁴。除此之外，史家在建構重現過去的歷史事實時，設定研究立場與整理收集史料同時並行，而這種預設研究方向與目標的撰史行為心態，其實也就等同於文學家與思想家在創作時的構思結構與佈局，敘事規則與語言文字在文學作品裏所產生的功能與作用，同樣制約著史家編撰歷史敘述的結果。由此可知，歷史敘述的本質實與文學或哲學作品並無二致，歷史文本也能產生所謂審美效果與哲學思想，可以說同屬具有詩性化功能的敘事產物，所不同的是在於其敘事認知的設定方向。

再者，就歷史文本意義的形成過程來說，經由「詩化」過程所建構出的歷史敘述，其最終所形成的文本意義，有賴於後世讀者的共同參與創造。詩化的深淺程度不同，儘管所容許詮釋的空間雖有大小之分，然而，讀者仍是參與了其中的意義建構：例如在中國傳統史書的幾種主要書寫體例之中，一般說來，敘事情節化較為顯著的紀傳體與紀事本末體，較能賦予讀者較多的想像空間與參與意義建構的機會；而以記載事物靜態分布地點與時間為主的圖志書表，雖較缺乏詩化敘述之表達文字，但其意義之形成仍有賴於讀者參與詮釋創造。因此，歷史敘述所呈現的敘事意義，即是經由文本與讀者所共同「創造」的，受到文本詮釋歧異性之制約影響，因而幾乎無法達到普遍一致的釋讀結果，換言之，歷史敘事所表述的意義，實來自於史家、敘事文本與釋讀者所共同形塑的詮釋結果，其所生成之意義難以維持固定不變的內容。這種根據有限史料進行考證論述，並以語言文字作為敘事表述媒介的詮義方式，由於含有史家主觀想像詮釋，以及讀者二度詮釋的歧義性，因此，便造成歷史敘述與歷史事實之間存在著一道或大或小的詮釋空間距離。

⁴ 同註9，頁203。

二、歷史與敘事

人類在表達個人經驗與回憶時，主要透過語言文字等敘述媒介來進行所謂的敘事，而敘事之本質又離不開想像虛構，因此，就敘事的本質來說，歷史敘述便與文學作品有著不可劃分的相似性。以上所作之論述，主要是藉由文本與意義之生成關係，來說明歷史敘述並不完全等同於歷史事實之釋義結果。然而，儘管歷史敘述同樣具有文學語言的想像性，但作為一門有別於其他學類的獨立學科，歷史仍是有其獨特的功能與作用 - 形塑世界與認識自我，在整個人類文化累積的過程中，與文學、哲學、科學等其他學科，同樣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具有相同平等之地位與價值。

歷史藉由敘事之形式得以重建過去之人事物，其敘述意義經由文本與讀者共同參與建構，歷史與敘事兩者之關係可以說是既相成又相對的，彼此具有矛盾之交互作用。

首先，就兩者相成的關係來說，敘事促成了歷史敘述之合理化意義實現：歷史存在之目的本為記載呈現過去之歷史真實，需要一種合理完整意義化之敘述過程與結果，才能順利為後世讀者所理解接受，有效地展現出「歷史」本身的價值與功能。因此，相同的歷史事件，便有可能經由不同史家的詮釋角度與方法，產生出不同的歷史意義與敘述。王靖宇在其《歷史·小說·敘述 - 以晉公子重耳出亡為例》一文中，即藉由不同歷史著作裏對同一歷史事件詮釋的分析對照，來說明歷史敘述意義之形成：

筆者通過對《國語》、《左傳》與《史記》三書都有記載的晉公子重耳出亡經過的仔細比對和解讀，說明三書在敘事上有所分歧時，並非完全出於作者對史實的考慮；更多時候實由於作者對人物個性的塑造以及敘述的條件有不同的解釋和看法。換言之，歷史事件本身往往是孤立的，不僅個別事件的涵義有待歷史家去詮釋，事件與事件間錯綜複雜的關係更需要歷史家去建立，這也就是西方名史學評論家海登懷特（Hayden White）所謂的「情節的編造」（*emplotment*）。而歷史家在編造情節時，往往如小說家一樣，所考慮的是敘事的合理性和完整性，因此結果就不一定和事實完全相符。⁵

再者，由於過去所遺留下零碎片斷的史料遺物，並非全為原先完整之面貌，因而需要史家藉由敘事之方式，填補其事件空白，連接其相關事物之因果始末，其所建構的歷史敘述才得以以合理之意義面貌呈現於讀者面前，即便是那些保存良好無缺的原始史料如古代器物等等，也由於其無法自我詮釋表達，仍是需要史家採用敘事之形式賦予其意義。關於史家這種以敘事情節的語言，間接建構出完整歷史事件與意義之精神意涵，錢鍾書先生在其《管錐篇》裏即曾有過一番解釋說明：

⁵ 王靖宇：《中國早期敘事文論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1年），頁 ii。

雖云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大事書策，小事書簡，亦祇謂君廷公府爾。初未聞私家置左右史，燕居退食，有珥筆者鬼瞰狐聽於傍也。上古既無錄音之具，又乏速記之方，駟不及舌，而何其口角親切，如聆警咳歟？或為密勿之談，或乃心口相語，屬垣燭隱，何所據依。如僖公二十四年介子推與母偕逃之問答，宣公二年鉏麇自殺前之慨嘆，皆生無傍證，死無對證者。注家雖曲意彌縫，而讀者終不厭心息喙。蓋非記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說、戲劇中之對話獨白也。⁶

錢鍾書先生的這番議論，可以說清楚地道出了史家進行歷史敘事時，所必經的過程 - 代言虛構，以及歷史敘事虛構對於後代小說戲劇之影響：史家受限於史料留存程度與記錄場合，為了要呈現具有合理意義之歷史敘述，便必須憑藉著現有史料與主觀認知進行研判，設想當時歷史人物的心境與事件變化，將歷史事件的細節與人物的心理活動，給予敘事情節上的描繪刻劃，而這些事件細節與心理描寫本質上即是屬於敘事的虛構。從表面上看來，歷史敘述似乎是史家秉筆直書的「如實記錄」，然而實際上，歷史敘述的細節部分或是原因始末，甚至是事件產生變化的關鍵處，仍都是需要藉由史家敘事虛構之筆「代言」而成，後世並由此虛構性的敘事衍生出小說劇本等藝術文類。因此，就敘述之構成來源這層意義來說，歷史可以說離不開虛構，兩者實具有相互依存的關係：敘事虛構間接成就了歷史敘事，歷史敘事則是直接促成敘事虛構的文類發展。

史家作為溝通連結歷史事件與後世讀者之間的橋樑，掌握了歷史文本製造的主導權力，也就是說，史家對於歷史意義之文本建構具有高度的影響力，而一部史書的歷史價值，便是主要取決於史家本身理解詮釋歷史的能力。至於史家應如何藉由敘事虛構之情節，來有效地詮釋呈現歷史事件，對此錢鍾書先生也曾提出其看法：

史家追敘真人實事，每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幾入情合理。蓋與小說、院本之臆造人物、虛構境地，不盡同而可相通，記言特其一端。⁷

在這段論述裏，錢鍾書先生將尋求真人實事的史家所採用虛構設想的敘事方式，等同於其後中國小說用以塑造人物與建構情境的敘事方法，認為它們「不盡同而可相通」：不盡相同的是敘事建構，相通的是敘事本質。歷史敘述的建構對象是曾經確實發生過的歷史事件，史家運用敘事虛構將其中的空白部分予以細部的建構填補，以使整段歷史敘述呈現其具合理意義化的敘事真實，而這種以想像虛構建構真實的歷史敘事，放至注重文本建構審美效果的小說敘事裏，即成為所謂的

⁶ 錢鍾書：《管錘篇》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165。

⁷ 同前註，頁166。

「故事情節」。

至於歷史與敘事相對的關係，則可從歷史所設定之建構目標與敘事所具有之本質來加以討論：歷史存在之目的，在於呈現過去所發生存在人事物之真實情況，具有客觀重現的論述理想；而敘事之本質，則是充滿著意義形塑之不確定性，具有主觀建構的功能性質。因此，對於期望呈現其歷史意義的歷史著作來說，在以主觀之敘事形式塑造歷史文本意義的過程中，即產生與先在歷史事實相互對立的結果：歷史事實無法經由其後述的敘事文本獲得客觀完整呈現，並予以有效確證。因此，所謂的歷史便始終處於與敘事文本保持一定距離的相對位置，兩者彼此相距空間的距離遠近，即取決於史家能否有效詮釋歷史並予證明的文本建構。

三、從歷史到小說

敘事之本質即包含了所謂虛構的成分，史家使用敘事文字作為其呈現歷史事件意義的媒介，敘事情節化即成為其建構意義的必要方法途徑，而這些情節化的歷史敘事，即來自於史家的主觀建構 - 「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在既有的史料基礎上進行敘事的填補想像 - 「遙體人情，懸想事勢」，用以作為整體歷史事件敘述的合理連結，而此一敘事的合理連結同樣被運用在小說的情節裏，因此，歷史敘述在敘事建構上便可說與小說敘述具有相同的本質 - 以虛構塑造真實。

至於同具敘事虛構本質的歷史敘述與小說敘述之間的分別，基本上來說，在於兩者所欲建構的敘事結果有所差異分別，由此即衍生出兩者在敘事美學上具有不同的敘事結構，高小康先生對此便曾加以說明：

從美學的角度看，歷史和文學的根本區別不在於二者的虛實比例究竟應當如何分配，而是在於歷史敘事從根本上說是屬於一個從故事中綿延到故事之外的時空結構，這是個由敘述者、故事本文與敘述的接受者所共享的語境。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講，歷史敘事與現實世界的關係是一種在時空關係上相互關聯、一脈相承的“轉喻”關係。文學敘事則是在故事中構造了一個獨立的時空結構。無論文學敘事的內容多麼“真實”，與歷史或現實中所發生的事實多麼相似，文學敘事從根本上說不是從歷史事實上延續出來的“轉喻”，而是與歷史和現實世界相平行的、對現實世界的“隱喻”。故事中的與現實獨立的時空結構決定了故事作為閱讀接受對象的孤立性，故事成了只有通過敘述和閱讀活動才存在或顯現的世界。敘事活動因此而成為審美的活動。⁸

這段論述從敘事與現實世界關係的角度，清楚地分辨了歷史敘事與文學敘事在結構上的基本差異：歷史敘事所建構出的文本世界與現實世界事件相互連結，敘事無法單獨憑藉虛構而存在，意義與事件之間具有相互關連的「轉喻」關係；

⁸ 高小康：中國敘事觀念的演變，《明清小說研究》第3期，（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年），頁9-10。

而文學敘事則是建構出相對平行於現實世界的文本獨立世界，其所產生的意義屬於以此代彼的「隱喻」關係，經由敘事虛構所生成的人物事件，具有文本意義上的可取代性。

藉由以上歷史敘事與文學敘事兩者差異的說明，推而得知，敘事虛構作為歷史書寫與文學書寫的共同本質，其所產生的意義建構功能並無不同，而之所以造成兩者敘事意義價值有所差異的原因，乃在於其敘事認知定位有所不同的緣故：史家想要經由敘事建構出的意義，產生能與過去現實世界相互接續的歷史敘述，其敘事結果具有相對的不可取代性；而文學家則是想要透過敘事的審美功能，建構出一種擬似現實的文本世界，其敘事的結果並不具任何的不可取代性。

將上述概念對照中國傳統小說與歷史的關係與發展，王汝梅與張羽合著的《中國小說理論史》便曾談論到歷史小說的認知與建構，以及過去傳統觀念的侷限影響：

中華民族有著悠久的史傳傳統。歷史小說是史傳與文學創造的統一。從上古到晚清，中華五千年史，都有歷史小說敷演。中國古代歷史小說創作經驗積累豐厚，有待進一步清理總結。歷史小說創作有一個歷史真實與藝術創造的關係問題，亦即實與虛的關係問題。我國的史傳傳統要求“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即所謂的“實錄”原則。小說藝術不同於史傳，它不受真人真事的局限，以現實生活為源泉，通過想像與虛構來創造藝術形象。歷史與小說同源、歷史與小說同體的歷史小說要求虛與實的統一，即歷史真實與藝術創造的統一。歷史意識與文學意識是相矛盾而又是可以統一起來的。但是，在古代作家那裏，史傳意識濃重，文學意識較弱，歷史小說觀念在很長時期裏處於依附於史傳的附庸地位。⁹

從中國敘事文類演變的過程來看，歷史的文類概念先於小說文類觀念產生，其後由於符合政權統治與倫理教化之需要，歷史敘事因而得以建立其所謂正統史書之權威地位，小說遂在史傳權威論述的龐大身軀與陰影的籠罩影響之下，逐漸掙脫原有的認知與地位侷限，緩慢地發展出有別於史傳價值定位的文本具體成果。因此，在中國傳統文類演變史上，從歷史到小說，即為一段極為漫長抑且艱困的成長過程。

⁹ 王汝梅、張羽：《中國小說理論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46。

第三節 歷史小說的文類定位

傳統封建時代的各種面向，舉凡政治法律型態、社會經濟制度、傳播文化媒體等層面，與現今的民主社會相較起來，均存在著相當大的本質性差異，相對於現今多元的社會來說，封建時代即可視為處於一種封閉環循之社會狀態，個人的思想與作為難以在其原有之制度環境中尋求突破。小說文類為一人為性文本產物，自然也會受到其時代環境之制約影響，因此必須在史傳勢力龐大的封閉敘事環境中，歷經長時間的蘊釀成長，發展其獨特之文類價值魅力，才得以取得其應有之文類地位。

傳統小說尋求文類獨立的發展過程，即為突破其既有價值論定位論述的過程。而從《三國演義》一書的成書時間來看，正處於小說文類逐漸成長，擺脫史傳著作價值定位影響的元末明初時代。經由本文第二章關於傳統小說的文類觀介紹說明，即可清楚地看到當時傳統的認知評論，已產生了意見不同的文類立場，支持小說文類發展與依舊保持傳統的兩股力量相互激盪，儘管仍需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小說文類才能正式宣告獨立，但藉由《三國演義》一書的敘事認知與文本建構之檢視，其實已能看出中國傳統小說敘事文類獨立發展的確立傾向。

歷史本為一廣泛多元融合之概念結構，在歷史文本敘述並不能夠單獨片面成為形塑歷史意義的考量之下，歷史小說的文本建構正足以讓歷史接近其多面紛呈之原始面貌。儘管讀者藉由文本敘述所獲得的過往歷史事件認知，並非完全符合過去史實之客觀存在，然而透過歷史敘事有效運用小說語言之情節與意義建構，讀者所能得到擁有的價值意義與思想啟發，卻會比過去史實的完整呈現，還要更為豐富而真實。

一部優秀的歷史小說，即如《三國演義》一書，正是導引讀者從小說的意義建構角度，同時獲取歷史事實與價值的文本載體。

後記

本篇論文得以順利完成，首先要感謝指導教授羅宗濤老師，以及口試委員許建崑與陳葆文兩位老師的建議指導。經由老師們的協助指教，學生才能從學術研究領域中，得知適宜的研究方法與論述方向，使得這篇論文能在研究成果已是相當豐碩的三國論述裏，具備基本的參考價值。在此謹向各位老師表達個人最誠摯的感謝之意。

此外，也要感謝這一年多來始終陪伴在身邊的親人好友，沒有這些友情與新情的支持與鼓勵，相信個人將無法如此順利地完成自己的學業。

學問是一趟永無止境的探索之旅，期許自己在未來的人生道路上，持續不斷地求知，學習與成長。